

## 學潮徵故

柳詒徵

古無所謂學潮也。然學校諸生伏闕上書捲堂大散等事。頗類於今之所謂學潮。其風始於漢而盛於宋。得失互見不可概目爲非亦不可悉以爲媿也。學潮始祖當推西漢濟南王咸。

漢書鮑宣傳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滅死一等髡鉗

其救鮑宣純爲激於義憤無師友黨援之關係也。東漢之季宦寺禍國學者非之激揚清濁於是有黨錮之禍。

後漢書黨錮傳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

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河內張成以方伎交通官官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大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於是天下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

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僅於事前標榜議論至逮捕黨人之時未聞有公然集會抗爭之舉惟蜀郡

景毅不諱其子之錄牒卓然有君子之風。

後漢書李膺傳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謹

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遽自表免歸時人議之

視今世爲人父兄者聞子弟因學校風潮爲師友所累輒規避免或徒教以媵姍苟容者相去遠矣自漢以後學校衰替故亦無所謂學潮李唐之世學校稍盛觀柳子厚文殆常有學校內部之風潮致豪傑之士恥與爲伍。

柳宗元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詆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但悻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屬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攷踟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

而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守闕留陽城之事赫然爲世所重。

新唐書陽城傳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辭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懇乞留輒用撫手喜甚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

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 何蕃節行尤犖犖。

新唐書陽城傳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

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

蓋必有陽城之師然後有何蕃之徒城以黨有罪貶其迹似不能無疵然其反抗裴延齡之節行有以取信於人而蕃等不爲朱泚所污尤足明其守正不阿爲守闕留師初非徒徇私情張太學之勢以抗政府此辨學潮之是非者所當先決之義也宋代學校始於蘇湖胡安定之學規世所稱也然稽其始則安定之立嚴格學生未始不起風潮幸范文正使其子純祐身先率行諸生始不敢犯是則消弭校內部風潮之良法也

宋元學案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尙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熙豐以降學校大興其發蔡京之姦者首推太學生陳朝老

宋史蔡京傳大觀三年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台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魍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

然止於個人之清議。非團體運動也。至於靖康。有以士無異論爲太學之盛之證者。

續資治通鑑。靖康元年六月丙申朔。右正言崔鶻上疏曰。詔書令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臣以爲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

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而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尙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

然陳東率諸生伏闕上書請誅六賊。用李綱乃爲有史以來第一盛事之學潮。

續資治通鑑。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又靖康元年正月壬申。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

然之

又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倅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迨

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餘人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陛下何爲尙不思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謀而然耶 乙未詔暴師成朋附王黼之罪 行至八角鎮賜死

又二月己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復用李綱而斥李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退朝衆數其罪謾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逸帝令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散者衆閔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種宣撫使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衆猶莫肯去方搥壤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府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礮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帝卽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諭衆又願見種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厭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當羣賊罪狀昭著之時宗社危如累卵之日奮袂一呼士民雲集斯真義聲震天地矣然欲毆李邦彥未之毆也欲毆王時雍未之毆也其爲軌外之行動者則斃殺內侍朱拱之等數十人耳然其爲太學諸生所爲或不期而集之軍民之所爲尙不可知而爲首者且置重典

續資治通鑑壬寅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

詣學宜諭然後定

未聞東等以袒此鬻殺內侍之罪人而再起學潮也。其後蔡京等先後竄死。陳東命官賜出身則不拜而歸。

續資治通鑑靖康元年三月甲午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至高宗以黃潛善汪伯彥之譖殺東則黃汪自肆其奸非爲蔡童等報復東以乞留李綱爲死然其初故未識綱視今之學潮倚伏萬端爲政黨之作用者不亦有天壤之判哉。

宋史陳東傳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 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

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具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合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自兩漢至兩宋之際其學潮間作不聞賡續累年且其性質多純潔無私人恩怨及賄賂運動等事至南



宋之末學潮迭起。雖多主持正義。然間有黨姦受賂者。士習之衰。足資鑑戒矣。宋史載太學生言事者至多。其最著者。一爲論救趙汝愚事。

宋史徐範傳。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闕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真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尙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

## 一爲史嵩之起復事。

續資治通鑑。淳祐三年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白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不天。聞訃不行。徘徊數日。率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爲起復。張本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喪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作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竊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佚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加之鐵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與嵩之本無夙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者。而

不言則人倫掃地矣。惟陛下裁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相繼上書切諫，皆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諸生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興權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邊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彙彙東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打盡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無道告爾同盟，毋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暖忍貪國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游士籍。

### 三爲徐元杰暴卒事。

續資治通鑑淳祐五年六月丙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然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七十三人叩闕上書訟寃。



#### 四爲了大全逐右丞相丁槐事。

宋史紀事本末寶裕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大全怨之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台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

宋史陳宜中傳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台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黼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均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毋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

子宜中請建昌軍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宋史攷異按癸辛雜識開慶六士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黼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萬之起復上書時人號爲六君子而本傳則以丁大全事上書號爲六君子彼此

互異

#### 五爲洪天錫去國事。

宋史謝方叔傳淳祐十一年授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官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太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爭之翌日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

李昂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

### 六爲攻擊賈似道事。

宋史賈似道傳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貞搢撻以罪悉黥配之

元史葉李傳賈似道驕肆自顯創置公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牛唐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謬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人神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稿出於李嗾其黨臨安劉良貴誣李潛用金飾齋匾鍛鍊成獄竄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

### 七爲攻訐陳宜中事。

宋史王燦傳德祐元年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六月庚子朔日食燦允罷黜以謝天譴不許尋進半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書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燦或謂京學生之論實燦嗾之

又陳宜中傳德祐元年宜中爲左丞相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王燦子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盾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概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位

讒而阻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常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燾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

夫論救趙汝愚攻擊史嵩之訟徐元杰之寃斥丁大全之奸皆公誼也至林自養受宦寺之賂則太學之敗類矣王燾之子所嗾使之京學生未知何名而以學生受政府要人子弟之嗾使爲之攻逐異己雖非受賂亦大失學者之人格矣學生之論國是首宜嚴辨義利義利之辨不明徒冒氣節之名而行污賤之事貽譏史策不亦大可惜哉然如徐範著名不變葉李具稿受禍臨難毋苟免其風有足多者至陳宜中爲學生時攻執政爲執政時復爲學生所攻亦可見言易行難而青年意氣與晚節委蛇正不容相掩矣宋代太學規制極嚴有關暇遷齋五等之法

癸辛雜識學規有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制也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比之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比之死罪自此不與士齒矣

至於臨時發生風潮則有罷遣游士前見勉令肄業之舉

續資治通鑑淳祐十一年閏月丁巳朔召程公許權刑部尙書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

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忽以鄉庠散選而更張之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即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游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蓬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也

又淳祐十二年六月癸酉帝曰近日學校之事本起於至微不謂其相激乃爾若紛紛不已恐非美證先是三學諸生叩闕言臨安尹余晦相率出學帝令學官勉入齋故因輔臣奏事復及之

又寶祐四年七月丙申詔曰進退台諫權在人主若由學校萬無此理且非大臣所得進退學校可得而進退之乎叩闕縷縷更無已時可令學官先諭三學諸生可安心肄業以副朕教育之意

罷遣猶今之解散勉學猶今之誥誡蓋視事之輕重而爲寬嚴之準也癸辛雜識謂淳祐景定之際人畏三學生如狼虎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則以術籠絡之蓋有前之暴橫斯有後之腐敗始之熱心國事不畏強禦者不過少數魁傑之士及號君徒衆寢成風氣已不免於虛驕又久之而爲人所利用則挾勢以利私圖亦勢所必至也

癸辛雜識三學之橫盛於淳祐景定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台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立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闕上書經召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

爲敵重修丙辰監金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竭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熒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詔按此亦不盡然葉季蕭規等已見初宋詩紀事稱吳大有寶祐間游太學率諸生上書言賈似道姦狀不遂退處林泉

與林昉等以詩酒相娛是似道當國時本學生亦多有反對者

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

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無能

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其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元明以降寂無學潮蓋蒙古學校不盛明初國學規則極嚴太祖以方輿之國厲行專制至有枷鐐禁錮杖責梟首等野蠻殘酷之法以禁學潮見本誌第十四期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故學者劫於積威不敢干與國事終明之世惟正統中因王振枷責祭酒李時勉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呼聲徹殿庭斯則救護師儒之所應爲而非宋季三學橫恣之比也

明史李時勉傳正統六年代貝泰爲祭酒八年乞改仕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登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

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嗚呼學潮非美事也。造成學潮之因不外權奸誤國宦寺擅權外侮憑陵內政腐敗黜陟用舍之非其人。致讀書明理之士奮不顧身欲爲國家社會定大計抗外禍辨賢奸明倫理御之之法亦惟先去其因使無所藉以恣肆而如賈似道之籠絡明太祖之嚴酷皆非處理之正也。然舊史所載學生上書言事伏闕力爭者多有極鉅之關係而爭之之動機又必一本熱誠置死生利害於不顧而不稍涉於私然後史策傳爲美談當時目爲魁傑苟不然者則墮窳敗業崇飾惡言凌傲長上諍罵有司轉爲有識者所唾棄故學生能主持公論而學生之外亦有能主持公論者以監視之觀於柳子厚周公謹之言則憑勢怙衆以爲世莫敢非者亦可憬然悟矣。抑吾猶有進者上下數千年因學校內外之事發生風潮者不知凡幾而吾綜觀史籍獨無毆辱師長一舉此何故歟。吾謂史策無此事實固徵民德之優推其原因則尊師重道之說固自古以來爲學者及其父兄戚友共守之信條而法律之嚴亦有所以輔成教育之基礎者在。吾觀唐律殺受業師者在十惡大罪之第九條不義之目中而毆受業師者亦較毆平人加等。

唐律毆見受業師無品博士者杖六十毆九品以上受業師杖八十毆五品以上受業師徒一年

其法至清猶然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清律凡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